



美麗島文學評論續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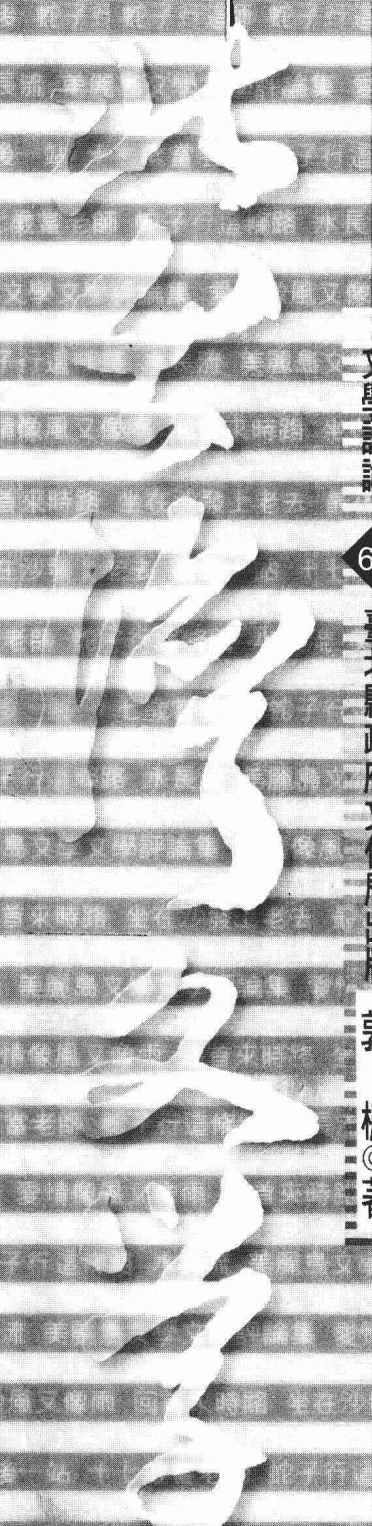
文學評論

69

臺北縣政府文化局出版

郭

楓◎著



文學評論

69

臺北縣政府文化局出版

郭

楓◎著

美麗島文學評論續集



北臺灣文學 臺北縣作家作品集 69

郭 楓／美麗島文學評論續集

主辦單位：臺北縣政府

發行人：蘇貞昌

發行主任：林泊佑

總編輯：鄭清文

編輯委員：李魁賢、杜文靖、秦賢次、廖清秀、鄭清文

行政執行：唐連成、俞鴻村、曾繼田、蘇秀裡

校 對：蘇秀裡

美術編輯：石朝旭設計有限公司

出版者：臺北縣政府文化局

地 址：臺北縣板橋市中山路一段一六一號二十八樓

電 話：（〇二）二九六〇三四五六

承 印：

地 址：

出版日期：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（二〇〇三・十二）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縣長序

文化是立國的根基，在二十一世紀新開始之際，我們想要建立真正的現代化社會，必須提升國人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涵養，文化在生活中是無所不包的，而鼓舞全民熱愛文藝造成風氣，便是文化建設的重要一環。好的文學作品可以昇華人們的生命，豐富人類的文化，使心靈敏銳，精神更超脫，因此，出版優良讀物一直是本縣文化建設中重要的課題。

文學是用語言文字表現出來的藝術，也是社會生活的反映，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徵。從歷代的經典古籍中，不難看出文學有一個共同的特質，那就是關心人生、參與人生、反映人生。無論是詩歌、戲曲、散文、小說都洋溢著強烈的鄉土芬芳及對社會家國的情懷。自古迄今，優秀的文學作品，一直深刻感動每個時代人們的心靈，讓他們了解人性的真善美，進而對人生積極奮發，如今在這個多元的現代社會，我們更加鼓勵全民文學，希望更多人能在工作之餘投入文學創作，或多讀書沉浸在書香之中，讓社會祥和進步。

「北台灣文學」叢書的持續出版，除了呈現北縣既有的文化資產，更希望對臺灣文學的保存、推廣與教育有所助益，讓文學的種子生根萌芽，繁榮滋長，期待藉由文學薰陶，來提昇縣民生活品質，並盼望縣民在藝文領域中，深深體會鄉土之美，培養鄉土情懷，進而願意貢獻一己之力，共謀鄉土社會之和諧、繁榮與進步。

臺北縣縣長

蘇貞昌

局長序

本局自成立以來，即積極推動各項鄉土文化，除了既有的圖書、美術、音樂、舞蹈等活動之外，更積極倡導文學創作與賞析風氣的提昇，使之成為激發縣民鄉土意識、豐富文化內涵的一股動力，每年除了出版北縣作家作品集之外，亦持續舉辦文學研習活動，並且出版學員研習成果專輯，至今已在臺北縣九個鄉鎮市巡迴舉辦，希望藉由文學與土地情懷的結合，開拓文學更廣的發展空間。

文學藝術的「通俗化」是增加文學藝術人口的先決條件，有眾多的人士參與，有更多的文學藝術愛好者，才能建立可大可久的文學藝術根基，基於這樣的理念，在北台灣文學第九輯中，今年照例出版，選編出版了八位本縣籍的作家作品，其中包括周煥武先生的長篇小說集《最後一站》、廖清秀先生的報導文學《十七歲當老師》、賀志堅先生的散文集《蛇子形這條路》、張放先生的短篇小說集《水長流》、郭楓先生的文學評論《美麗島文學評論續集》、一信先生的詩集《愛情像風又像雨》、邱各容先生的兒童文學史料《回首來時路——兒童文學史料工作路迢迢》、吳鈞堯先生的短篇小說集《坐在沙發上老



去》等。這八本作品集，仍以詩、小說、散文創作為主，兼以文學評論，報導文學為輔，以多元化呈現臺北縣作家的專長與成就，希望藉此多樣化的作品出版，能提供良好的文藝創作環境，鼓勵更多優秀人士參與耕耘。

文化事業是永續事業，須不斷傳承發揚，文學更是人類文明的一大軌跡，本局願竭盡所能為文學界朋友創造更美好的創作環境，一起為豐富北縣文學的目標而努力。

臺北縣政府文化局局長

林洎佑



編輯導言

《北台灣文學》又傳喜訊，第七輯，郭楓的《美麗島文學評論》榮獲『巫永福文學評論獎』，一信的詩集《一隻鳥在想方向》也得了『中山文藝獎』。這一輯，第九輯，又有收入他們二位的作品。

《北台灣文學》第九輯，也是收八位作家的八本書。

周煥武為最年長的一位，快八十歲了，又有長篇小說的創作出現，不但令人欽佩，也是一種驚奇。《最後一站》所寫的是，五十多年前，國共內戰的兩個小戰役。一個，國民黨贏了，一個輸了。為什麼會有勝，有敗呢？作者親身參加過這兩個戰役，他分析勝敗的原因。其中有一個敗因，是敗在內敵。他為什麼寫這些往事呢？是不是他也看到了充滿著內敵的台灣？

周煥武不僅愛好文學，也許對文學也懷有一種使命感，這使他寫出和以前風格完全不同的作品。他人也快八旬，對新的事物完全不畏懼，而且還有面對挑戰的雄心。這本小說，是用一般人較少用的第二人稱寫出來的。

賀志堅自己寫：「農曆丙寅年九月十六日，生於江西省蓮花縣」等等。這種記年法，現在已很陌生。我趕快去查《萬年曆》，最近三個丙寅年，倒算過去是一九八六、一九二六、一八六六。一八六六，現在地球上恐怕已沒有這種人瑞了。一九八六，還不到二十歲，還無法當兵，自然不對。一九二六，只少周煥武一歲，也是大老級的了。

《蛇子形這條路》是賀志堅的散文集，他的文章活潑、生動，還帶有詼諧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看到什麼，寫什麼。他看到台灣，寫台灣，他看到中國，寫中國。有些作家，在台灣幾十年，好像沒有看到台灣，很少寫台灣。但是，他把看到的，感受到的，詳實寫下來了。他寫小時候，國共內戰，不管白軍或紅軍先到，就先搶東西。這種寫法是國共兩邊都不歡迎的。這種耿直性格，也難怪才三十一歲就要被迫退伍了。

《十七歲當老師》這本文集，廖清秀自認為是報導文學。本書包括五輯，包括記家人、師友、本人、社會、和傳奇。其實，這裡所寫的，大部分是和他自己有關。〈十七歲當老師〉寫他自己，〈剃〉也是寫自己。另外，寫他的母親，寫他的亡妻。在文友方面，他寫黃得時、陳火泉、鍾理和、文心等人。實際上，這本書寫的，多是記憶和懷念。從內容而言，有些文章寫得比較瑣細，但是由於他有良好記憶力和細心認真的查證，細小的事物，卻變成一些歷史的事實。五十年前，一斤雞蛋多少錢？這件事那麼重要嗎？廖清秀會去查當時的報紙。這是很有意義的。匯率的變遷，可以看到經濟發展的縮影，為

什麼蛋價就不能？

其實，廖清秀的主要作品是小說創作。他收入《北台灣文學》第二輯的《第一代》，也曾經得過『巫永福文學獎』（創作）。

張放的《水流長》收八篇短篇小說。他在《自序》中，說了這樣的話：「從今以後我要說實話，不再寫一篇瞞和騙的文學作品。恐口無憑，立此存照。」

在台灣，是不是有瞞和騙的文學？不然張放為什麼特別說出這樣的話？張放又用什麼作品來證實他的話呢？

第一點，瞞和騙，牽涉到台灣幾十年來的文學活動，不是一言兩語可以說清楚。至於第二點，他要說實話，看看他的作品就知道了。

張放於一九五八年「八二三炮戰」翌春，去金門拜訪，看到了共產黨的傳單，呼喚國民黨的「鬍子兵」回家，這些「鬍子兵」就是後來的老芋仔。張放要寫這些人，他怎麼寫？在一篇〈水長流〉（同書名）的作品中，他寫一老蛙人「他愛這一片肥沃的土地，希望謝世之後，把遺體燒成骨灰，灑進荖濃溪。」蔣介石死後，用了那麼多錢，蓋了那麼大的廟給他，他的屍體還是「暫厝」台灣。有情有義便是真是誠，無情無義就是瞞是騙也。

一九八三年，英國戈登得『諾貝爾文學獎』時，《時代雜誌》這樣寫：「戈登得獎

了。從A算起，實在輪不到他。不要說A，只說G好了，也有格林、格拉斯，也輪不到他。……」這叫做批評。台灣缺少的，就是這種文章。

郭楓告訴你，台灣的確有這種文章。《北台灣文學》第七輯，他出了一本《美麗島文學評論集》，就是這樣的評論集。余光中是台灣文壇的「祭酒」，平時，我們只看到歌頌和讚美。郭楓的批評是銳利的，卻是客觀的。最客觀的方法是統計，把數據列出來。

郭楓這次再出《美麗島文學評論續集》，他也有一個評論的重點，就是高行健，第一個榮獲「諾貝爾文學獎」的華人。高行健的文學如何，我們沒有讀到《時代雜誌》一類的批評，郭楓的批評，可以啟示很多。我曾寫了一篇短文，《高行健和飯島愛》，寫台灣人的一窩蜂現象。這是郭楓一個人的見解，不過讀郭楓的文章，至少也可以給自己一點審思的角度吧。

我曾經寫過短文，日本作家丸谷才一在比較研究中國古典詩和日本漢詩時，引用在日中國學者張競的說法，中國古典詩缺乏愛情的描寫。他說，《唐詩選》四六五首，《三體詩》四九四首，都幾乎找不到男女的情愛。

大家都知道，愛情是文學的最重要的主題，缺乏愛情，很難成為完美的文學。我不知道，古典詩給一信多少影響。不過，我很願意說，如果他活在唐朝，不要說他會成為

一代情聖或詩聖，至少《唐詩選》是要重編的。

這不是過份的話。「甜蜜由火中跳躍起，萬般姿態」，從〈序詩〉的這一兩句便可以看出來他的文詞是生動的，多彩的，還充滿著熱烈的情感。史丹達爾說：「我活、我愛、我寫」。一信全有了。

《回首來時路》，是邱各容從事兒童文學的研究、寫作和出版的一些記錄，他的作品可以分成三個主題。一、發展，寫台灣兒童文學的發展經過，一直追溯到國民黨在中國時期的情況。二、交流，描述和鄰近國家，如日本、南洋、中國的交流等。三、研究，包括兒童期刊，工作者名錄等，提供貴重的研究資料。

《北台灣文學》第九輯有一個特點，就是老人作家佔多數，說得正確一點，八位之中，有六位年齡超過七十。有人說，年齡代表經驗和智慧。有人說，過了某種年齡，創作力會減退。實際上，從這一輯的作品看，年齡最大的周煥武，創作力有減退嗎？再說一信，他對愛的感受和表達能力，有多少年輕人可以相比？實際上，重要不是年齡，而是作品。

邱各容還不到六十歲，吳鈞堯更年輕，年齡只有「老人群」的一半。年輕是本錢，代表活力和衝勁。其實，許多作家，在二、三十歲已很成熟了。曼得『諾貝爾文學獎』的作品。是二十多歲寫的。

《坐在沙發上老去》有十五篇作品，吳鈞堯寫這些作品時，更年輕，多在二十出頭已完成了。

年輕，不但代表活力，也代表新。題材新、感覺新、手法新。他寫得很新，有的我已感覺跟不上了。

他的文字是生動的，是豐富的。他用這種文字寫孤獨。人口越來越多，空間越來越擁擠，人卻越來越孤獨。為什麼？這正是現代人探討和描述的主題。

吳鈞堯的作品，不是沒有故事，故事的主軸，像蜻蜓點水，在水面上只看到一圈一圈的漣漪。但是，在水中卻可以看到豐富的世界。蜻蜓產卵過了一些時候，而後孵出水蠶，橫行水中。牠們活力十足，又兇又猛，到處捕食小魚和小蟲。那是充滿活力和真實。

要捕捉新的世界，是不能只停留在水面上的，要到水中去。

吳鈞堯

自序

兩年前，《美麗島文學評論集》（第一集）由北縣文化局出版後，我的一位總角之交的老友對我說：「你蠻牛般的執拗脾氣，這輩子不會變了。如余光中，總也是大家舊識，你把他的詩和散文評析得那麼清楚，將讓人情何以堪？」

我笑一笑，沒說什麼話。

他也笑一笑，不把話題說下去。

這位老友的話，說得非常準確。他也知道，對於我的執拗，千言萬語也不會讓我改變絲毫。他不是想改變什麼，只是一種不由得感嘆而已。

其實，在當代的臺灣文壇，各種各樣的奇形怪狀，真也讓人感嘆不完。作為文學評論工作者，縱然不若孔子那樣：「作春秋，亂臣賊子懼！」至少也要從文學本位出發，對作者或作品，就其真實情況，是其可是，非其可非，作坦直的客觀的評價。

我對余光中的詩和散文批評，便持此態度運筆，對其他作家的批評，亦復如是。否則，我就不要寫。我的批評，容或有不當之處，但，自信是本諸對文學的真誠，當然，我極其希望得到指正的意見。真理愈辯愈明，在目前，臺灣的社會已非過去「戒嚴時

代」，再不會害怕任何「帽子」罩上頭來。

在這本《美麗島文學評論續集》中，我以一貫的評論態度批評了高行健。可能有人以為對一位新近戴上了諾貝爾文學桂冠的「大師」，豈可妄加批評。如此的見識，是一般文藝青少年的見識。基本上，世界任何文學獎，都不一定表示得獎作品的造詣確實不凡。獎，是少數幾位評審者定的，永遠涉及評審者本身的文學修養、藝術概念、政治立場以及各種現實利害的影響。以諾貝爾文學獎而言，歷屆的得獎作品，至少有將近三分之一算不得第一流作品，有些甚至，連第二流也算不上，高行健的作品，即屬最後那一類。

當前，文壇上那麼多光芒耀目的評論家，長期以來，多的是對一些文學作品的讚頌、推荐、介紹，鴻文大論，有的流於書籍推銷的廣告，十分可嘆。我們很少讀到褒貶得宜的文學批評，更絕少讀到對知名度高的作家客觀批評。幾十年來，有幾篇文章批評過余光中？儘管他的詩、他的文、他的人，在在都該批評。

我仍將持守自己的一貫態度，來做文學批評工作。我將更踏實、更深刻地挖掘許多作家和作品的優秀的和不足的層面，來對自己熱愛文學的生命負責。

郭楓



◆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七日，臺南三兄弟：葉笛、郭楓、許達然



◆一九八八年，在清華大學與呂正惠、陳萬益攝於校園

◆一九九一年四月，與葉笛在東京上野公園



◆一九九一年，與小
女郭逸青



◆二〇〇一年，在杭州



◆二〇〇二年，在上
海「新世界」

